

□本报记者 韦莎妮娜

2024 年 11 月 24 日，南开大学发布讣告，南开大学讲席教授、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、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、加拿大皇家学会唯一一位中国古典文学院士、国际著名教育家、诗人、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泰斗叶嘉莹在天津逝世，享年一百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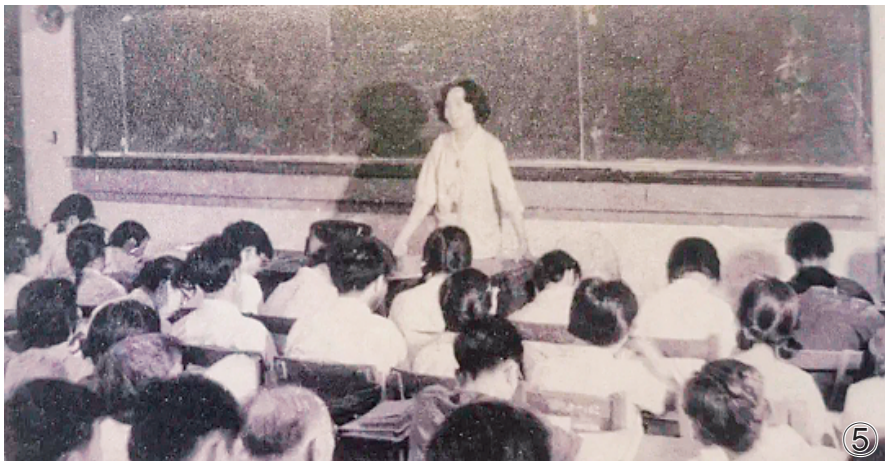
从垂髫到期颐，古典诗词贯穿了叶嘉莹的百岁人生。战乱流离、父亲失联、年少丧母、婚遇不淑、离家卅年、中年丧女……命运总想将叶嘉莹卷入预设好的伏流，她却以诗词完成了自救。纵使战争、死亡、流离让她“衣帽满征尘”，叶嘉莹看到的也是“掬水月在手”。她推崇的“弱德之美”，带领她抵达了人生这场逆旅的旷野。

正因感知到了古典诗词广博深远的力量，叶嘉莹终其一生不遗余力地推广古诗词，生怕年轻人“如入宝山，空手而归”。从北京到台湾，从美国到加拿大，执教七十年，叶嘉莹把汉语之美传播到了所到之处。

1974 年，叶嘉莹第一次返回祖国，游历了包括桂林山水在内的大好河山。在此后的讲学中，叶嘉莹也多次谈及在桂林的见闻。她曾为桂林写下诗句“题诗珍重约重来，祝取斯盟终必证”，却未能再赴约。

但遗憾如诗词的留白，经典往往诞生于不圆满。在叶先生千古后，记者联系上了叶先生在桂林的学生。在大家的讲述和追忆中，那个“心有焰火”“莲心不死”的叶先生好像没有真正离去。

谨以此文，纪念一颗诗心与诗意山水的珍贵相遇。



图①：叶嘉莹。

图②：上世纪 50 年代，叶嘉莹在台北教诗。

图③：1996 年，叶嘉莹在天津给小朋友讲古诗。

图④：1991 年，叶嘉莹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，接受颁发的证书。

图⑤：1979 年初，来南开大学时为中文系学生授课。

图⑥：1997 年，叶嘉莹在美国为哈佛大学本校及外来访问的学人讲演。

(本文图片均来源于网络)

## 叶嘉莹与桂林：诗与诗的相遇

### 与山水订下“盟约”

1974 年夏，一架飞机从广州起飞，几个小时后抵达祖国的心脏北京。

这架飞机上，有一位年过半百却不失优雅的女子。在上飞机前，她奔波已久，先是从加拿大飞到了香港，再经过罗湖海关，再改乘火车抵达广州。不过，这些对于她来说都不算什么。与前半生的颠沛流离相比，这点实在不值一提。更何况，漂洋过海离家快三十年，这是她头一回回到自己出发的地方。没有人比她更能体会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”这些古诗背后的心潮涌动。

她就是叶嘉莹。

1924 年 7 月，北京西城区察院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，女婴的啼哭划破了沉闷的天空。小小的叶嘉莹便诞生在了这座“进士第”中。叶家家学深厚，属满洲正黄旗，与王国维高度赞誉的“北宋以来，一人而已”的纳兰性德同族。因祖父是光绪年间的满汉翻译进士，所以受赐“进士第”牌匾。

如果没有战乱，叶嘉莹或许会按照大家闺秀的设定轨迹走完一生。但如同时叶嘉莹欣赏的王国维说的那样，“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”。如果没有超乎寻常的坎坷之途，也将不会有今日的叶嘉莹。

在《读书曾值乱离年》一文中，时年 90 岁的叶嘉莹自述自己一生中的颠沛流离。从十三岁“卢沟桥事变”发生到抗战胜利从北京辅仁大学毕业，叶嘉莹几乎是在战乱中完成了求学。也是在这期间，叶嘉莹经历了父亲失联、母亲去世等国难和家难的一系列打击。

1948 年，叶嘉莹随丈夫到台湾工作。在台湾的岁月是叶嘉莹人生的低谷，丈夫因为“思想问题”被捕入狱，出狱后不仅没有工作还性情大变，持续地折磨着叶嘉莹。加上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，叶嘉莹唯有更卖力工作，才能维持生计。

诗词给叶嘉莹以慰藉，在不堪的生活面前，她选择了暂寄身于那个流水明月、晚霞松风的世界。诗词不仅引领她走进了更高的精神维度，也让她声名鹊起。从 1969 年开始，叶嘉莹受邀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讲学。随着中加建交，1974 年，叶嘉莹尝试联系国内的亲戚，于是才有了开头飞机上的一幕。

西风黄叶，故土青山。多年后终于回到熟悉的土地上，叶嘉莹“眼流涕泪心狂喜”。她在旅行社的安排下，去了大庆、大寨、延安、西安、上海、杭州、桂林、广州等地。

桂林山水久负盛名。即便刚从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的杭州而来，叶嘉莹仍旧被桂林的美所折服。她提笔写道：“桂林群山拔地起，怪石奇岩世莫比。游神方在碧虚间，盘旋忽入骊宫底。滴乳千年幻百观，瑶台琼树舞龙鸾。此中浑忘人间事，出洞方惊日影残。挂席明朝向阳朔，百里舟行真足乐。漓江一水曳柔蓝，两岸青山削碧玉。捕鱼滩上设鱼梁，种竹江干翠影长，艺果山间垂柿柚，此乡生计好风光。尽日游观难尽兴，无奈斜阳已西晒。题诗珍重约重来，祝取斯盟终必证。”

从这段古体诗中，我们可以一窥叶嘉莹当年的行程。她游览了岩洞，还乘坐了游船，一路览胜到了阳朔。山水间的怡然自得，江畔小村的闲适安逸，眼前美好的一切打动了叶嘉莹。所以她还没离开就急着要与山水相约下一次相见，其对桂林的喜爱可见一斑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桂林之行的诗句最终汇入了叶嘉莹的七言古风长诗《祖国行》中，因全诗字数多达 2000 余字，曾经轰动一时。叶嘉莹的侄儿叶言材说，《祖国行》长诗是姑母亲眼看到曾经贫瘠羸弱、任人宰割的祖国发生了



翻天覆地的变化后，“顺着感情一句一句跑出来的”，是一首记录真实且发自内心的“兴发感动”的诗作。

### 把桂林放进课堂

在 2002 年获得在华长期居留证以前，叶嘉莹一直往返于祖国与海外之间。繁忙如她，是否还能抽身赴与桂林山水之约，我们从史料中尚不得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桂林给叶嘉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在叶嘉莹的课堂上，常常会提到桂林。在加拿大教古诗时，她将桂林山水的照片制作成幻灯片，播放给外国学生们看。在教授王维的《送梓州李使君》“山中一夜雨，树杪百重泉”时，叶嘉莹的思绪飘到了桂林：“王维说，深山里下一夜雨后，第二天早晨树梢上都是泉水，都是瀑布，这是绝对如此的。有一次，我到桂林去旅游。下了雨，桂林山上到处都是瀑布……”

桂林本地有名的词人、诗人不少，如唐代的曹邺、清代的王鹏运、况周颐。历史上寓居桂林的大诗人和大词人就更多了，李商隐、黄庭坚、王正功、张孝祥等。在讲授古典诗词时，叶嘉莹旁征博引，也会讲到这些名人在桂林的故事。

李商隐是叶嘉莹颇为欣赏的诗人。2013 年叶嘉莹在温哥华讲诗词，把李商隐的篇幅集结成了一本小册子，叫作《美玉生烟》，这本书在读者中评价很高。

在李商隐短暂的一生中，桂林是一个锚点。他在这里得到了治愈，也在这里创作出了许多名篇名句，比如我们熟知的“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”（《晚晴》）“昨夜西池凉露满，桂花吹断月中香”（《昨夜》）。尽管在桂林的时间仅一年，李商隐却留下了 32 首诗，尤其是大量的五律诗歌，占李商隐一生五律诗歌的 1/3。

在讲到李商隐的《北楼》时，叶嘉莹着重讲了诗中与桂林有关的句子，“春物岂相干”“花犹曾敛夕”“异城东风湿”等，桂林四季不分明，有朝开夕谢的朱槿花，还有裹着潮湿水汽的东风，让读者一睹千年以前桂林当地的风物。

王鹏运和况周颐是临桂词派的代表人物。叶嘉莹给他们的评价是“促进了晚清清词的中兴，同时也代表清词的终结”。况周颐不仅是“清末四大家”之一，词填得好，文学评论也写得也好。叶嘉莹对他的《蕙风词话》评价很高，称其“完全是从古代的传统中延续下来的集大成的词话”“讲得有深度、有广度”。

### 荷花凋尽，莲心不死

二十世纪初，在大连普兰店距今两千余年的汉墓中出土了大量莲子。在科研人员的培育下，沉睡千年的莲子竟然奇迹般地开出了花。这让叶嘉莹感受到了生命力之强大。

生于荷月，小名叫“小荷”，叶嘉莹对莲情有独钟。她写过很多首与莲有关的诗与词，其中一首《浣溪沙》，曾经在多个场合被提起。

“又到长空过雁时，云天字字写相思，荷花凋尽我来迟。莲实有心应不死，人生易老梦偏痴，千春犹待发华滋。”

“莲花落了有莲蓬，莲蓬里边有莲子，莲子里边有莲心，而莲心是不死的。”叶嘉莹在一次采访中中说。

回看她的百年人生，也的确如莲一般，不蔓不枝，高洁淡然。直到晚年，叶嘉莹都还坚守在诗育的阵地上，她的“兴发感动”诗词理论、幼儿诗歌吟诵教学，影响了海内外无数人。



桂林籍知名作家白先勇说，叶嘉莹是他通往中国古典诗词殿堂的启蒙者。“我们当然知道，叶先生的课非常受欢迎了，我宁愿逃课都要去听。（白先勇当时是外文系的学生）所以她的诗选我足足听了一年。”白先勇回忆说，叶嘉莹在台上课时总是穿着旗袍，仿佛天生就有一种朴素的华丽。两人亦师亦友，都致力于传播推广中国传统文化。2017 年，白先勇将自己关于《红楼梦》的 100 小时讲录内容集结成《白先勇细说红楼梦》一书。在出版前，他把书稿给叶嘉莹看，叶嘉莹读罢后写了一篇小序：“《红楼梦》是一大奇书，能得白先勇先生取而说之，是一大奇遇。……此诚为中国文化史上极可欣幸之事。”

“这是极高的评价，我对《红楼梦》的看法打动了叶先生。我推广昆曲，叶先生也很支持，专门到上海和北京去看。她希望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。”白先勇说，叶先生有一种精神的力量，他最怀念也最为之感动的，正是她一生推广古诗词的“苦行僧精神”“为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和传承锲而不舍的精神”。

2015 年秋天，年过九旬的叶嘉莹搬进了南开专门募款为其修建的迦陵学舍。这位在古典诗词沃土上躬耕了一生的“教书匠”终于可以不再奔波了。迦陵学舍地靠马蹄湖，叶嘉莹可以与自己钟爱的荷花朝夕相伴。

叶嘉莹与南开大学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。1989 年，叶嘉莹结束了半生漂泊，选择留在南开大学任教。1993 年，在南开大学的支持下，她创办了“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”（后更名为“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”）。叶嘉莹的古典文学课也成为了南开的一张名片。

“一入校我就听系里老师们讲起叶先生的事迹。来听叶先生讲座的人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，窗台上、走廊里都是人。”桂林日报编辑、南开大学 90 级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潘利珍回忆说，在当时，叶先生还是国内国外两头跑，选修她的课要等“时机”。大约在大二的时候，潘利珍终于等来了这宝贵的“时机”：“课堂上，她教我们如何去欣赏古典诗词，还用西方文艺理论来阐释中国古典诗词之美。上课时她以独有的吟唱诗歌的方式，把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好种在了每一位来听她课的学子的心里。”

恩师去世的消息传来后，潘利珍和同窗们的心情都非常沉重。微信群里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起了和恩师相处的点点滴滴。潘利珍说：“先生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已经 68 岁了，她对传统诗词文化的热爱真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她上课的笔记我至今仍然保留着。毕业 20 周年聚会的时候正逢她住院，医院没让我们探视，这点让我很遗憾。先生走后，几位留校的同学彻夜未眠。在确定了灵堂地点后，学院师生们连夜开始着手布置，一直忙到天亮。40 多年来，叶先生以南开为基地，传播古典诗词文化，让中国古典诗词焕发了新的生命……”

“一任流年似水东，莲华凋处孕莲蓬。天池若有相相待，何惧扶摇九万风。”叶嘉莹的离去，让无数爱诗人悲伤不已。迦陵学舍前，来自天南地北的悼念鲜花里，几乎都附着一首诗。大家心照不宣地做着同一件事：以诗为诗人践行。天津市为叶嘉莹点亮了地标建筑天塔，流转的光束划破黑暗直冲天际，这是一座城市对这位了不起的人物的最高敬意。

“从忧患修来，作词中仙、天下士。”“诗的女儿”带着满身诗意“向天上吟人间”去了。但在泱泱大地上，无数爱诗的人依旧会在诗词中找到一席理想之地，找到沮丧后继续奔跑的勇气。正如南开大学师生们所言：

“告别好像不过是课间暂时的休息，上课铃声会再度敲响。”